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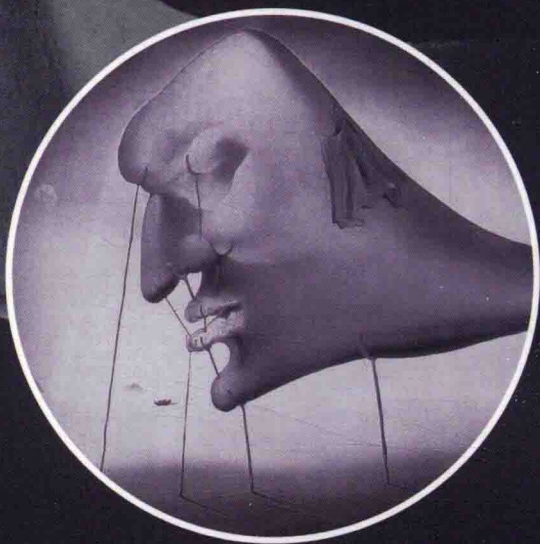


A BIOGRAPHY OF SALVADOR DALI

我一生中无一行为 能被模仿

程波 —— 著

达
利
传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THE
STORY
OF ART
— — —
艺术的故事

A BIOGRAPHY
— — —
OF SALVADOR
DALI
— — —

我一生中无一行为能被模仿

达利传

程波——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一生中无一行为能被模仿：达利传 / 程波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456-1181-6

I. ①我… II. ①程… III. ①达利 (Dali, Salvador 1904-1989) —传记—画册 IV. ①K835.51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8026号

我一生中无一行为能被模仿：达利传

程波著

出品人 王宇

责任编辑 刘娟娟 程冠华 舒艳雪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电话 0851-82263049 邮编 550081)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43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6-1181-6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山东临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电话：0539-2925680 邮编：276017

目 录

001 | 关于达利，从一首诗说起

序 言

达利曾摆弄着他那上翘的精致的小胡子宣称：“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在我看来，达利内心确实有着一一种坚硬执着的东西，就如同他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一样，这让他不同于一个真正的疯子，让他那疯狂的想象力飞得再高，行为再离经叛道，都始终保持在艺术的良知之内。正由于这样的东西存在，他的艺术才会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身上的缺陷，他那种疯狂的想法和行为才会变得魅力十足。

009 | 加泰罗尼亚的童年岁月

第一章 — 1904—1917

翻过比利牛斯山脉从欧洲大陆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还没有到达伊比利亚山脉的时候，旅行者脚下的土地都被称为“加泰罗尼亚”。在很久以前，当西班牙还不存在的时候，加泰罗尼亚的名声就已远播，她是古代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西岸建造的文明。

033 | 少年时代的绘画练习

第二章 — 1917—1921

达利之所以能成为达利，技术上的创新也是不可缺少的。少年达利就经历了一段用石头作画的“石器时代”。他曾把那些石块粘在画布上，随后给它们涂上所希望的颜色，再作以太阳等图画，一幅满天“彩霞”的落日图就这样产生了。

053 | 失之马德里，收之巴塞罗那

第三章 — 1921—1926

达利对马德里没有什么留恋，按照他的性格，开除就开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达利还是觉得有些郁闷，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他准备像上次那样回菲格雷斯努力地工作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送他去巴黎继续学习。

099 | “加拉·萨尔瓦多·达利”的诞生

第四章 — 1926—1929

那一天，达利只感到一种奇妙的爱情在天空中荡漾，爱情不可征服和不可思议的威力，像治愈了一个病人那般治愈了达利，它的威力甚至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还要强大。

137 | 上流社会的超现实主义者

第五章 — 1929—1934

达利带着讥讽和嘲弄，从诺埃尔子爵家的晚餐会开始步入巴黎的上流社会，在看到自己那幅《阴郁的游戏》挂在客厅显眼位置的时候，他感到极为得意，从这个时候起，达利在嘲弄和讥讽了上流社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反讽的对象。

185 | 超现实主义之后，战争之中的游移岁月

第六章 — 1934—1940

从罗马走向梵蒂冈的道路现在被改造成了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小路，人们才能在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的时候，心灵一下子受到震撼，而现在这种情况不见了。这就像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走向信仰的心灵之路不再需要曲折，信仰就像旅游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平淡而不再激起心灵的波动。

225 | 艺术家的美国梦

第七章 — 1940—1948

如果说，当年在马德里求学、在巴塞罗那成名的时期，达利完成了从一个印象派画家向超现实主义转变的话，那么美国岁月，则让达利在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中自觉的开始反思自己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当然他是一边继续创作一边不断调整的，并不是对超现实主义技巧的抛弃。

269 | 祖国、宗教和神秘主义

第八章 — 1948—1964

在达利的眼中，上帝不仅仅是宇宙，还是一种限制，是一系列互相矛盾的观念的综合体，不可分割，不能把它们分解成任何有组织结构的空想的事物。所以，他相信自己通过“核物质”向宗教的神秘主义回归，不是他自己的事情，而是上帝的光芒在照耀着他，是天使在指引着前路。

303 | 回顾，在变化的世界面前

第九章 — 1964—1970

画展开幕之前，达利看着工作人员在往墙上挂画，他像一个提前进场的普通观众那样，注视着这些作品，就像是突然之间见到了失散多年，甚至已经快要被自己遗忘的亲人一般，想到三十多年前自己一笔一笔画出它们的情景，达利的内心甚至比刚刚画完时还要激动。

325 | 达利博物馆

第十章 — 1970—1982

发生在加拉身上的重大变故，会给达利的生活乃至性格带来如此明显的改变，这说明了加拉对于达利的意义。可以说，了解了加拉对于达利的意义，也就大部分地理解了达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加拉看作另一个“达利博物馆”。

357 | 一个天才最后的岁月

第十一章 — 1982—1989

当天才的离去中解读出这样那样的意义，发掘出这种那种美感的时候，达利的声音还在纪念他的人们耳边回响：“因为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我将永远不会离开人间。”

附：达利年表

380 | 后记

序 言

关于达利，
从一首诗说起

达利永远不愿默默无闻。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爱好艺术的大学生的時候，达利就是我痴迷的对象。除了那些富有天才幻想的绘画作品之外，达利最让人着迷的就是他那充满传奇的人生轨迹和谜一般的性格。一方面，他是那样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乐于挑战规则和权威，不断地用恶作剧乃至疯狂的方式考验着艺术史教授、画商、普通观众以及同行们的忍受能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像孩童一般有着旺盛好奇心和专注力的人，始终对新的事物和新的领域充满兴趣，在其一生中，他对绘画、雕塑、建筑、电影、文学、芭蕾舞、珠宝学和工业设计等艺术门类都有涉猎，而且造诣颇深；他对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弗洛伊德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宗教思想，甚至是核物理理论、DNA 遗传理论都潜心钻研，然后把它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达利到底是怎样的一個人？这似乎很难说清楚。他的思想复杂多变，他的言行时常相悖：他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极端的君主主义

者，他欣赏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毛泽东，但又对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乃至法西斯主义抱有某种好感；他自我膨胀式地欣然接受“圣人”的称号，希望别人崇拜他，但又会说自己在艺术上始终是一个平庸的画家，虽然比同时代的人强点，但比起任何一个古典画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生前从不掩饰对金钱财富近乎贪婪的渴望，津津乐道于奢侈和浮华的生活，似乎缺乏艺术家应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但在遗嘱上却把所有的个人财产捐献给了西班牙政府，这似乎又表明他不完全是一个势利之徒，并没有因为物质享受而失去精神独立性和艺术创造力……

在我看来不论怎样评价他，他首先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体——一个有着迥异于他人的坚硬内核，同时又在现实和艺术的世界里复杂多变的家伙。

关于达利，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他的爱情。达利的爱人名叫加拉·达利，一个俄国人，原本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的妻子。1929年的某一天，二十五岁的萨尔瓦多·达利和三十四岁的加拉相遇之后，一个被达利自己命名为“加拉·萨尔瓦多·达利”的“新人”就诞生了。我们都知道，毕加索和达利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一生有过很多的女人，而达利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始终和加拉在一起。从好的一方面说，加拉多年以来始终像一个庇护者那样操劳着达利的生活，让他可以专心绘画，

免受世俗的干扰。可以说，加拉把自己看作是达利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而达利则把加拉当作自己内心世界的寄托。从不好的一方面说，正是加拉对于商业利益的看重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达利从一个天才成了契约的履行者。20 世纪 70 年代末，达利和加拉因为矛盾而分居，直到 1982 年八十七岁的加拉离开人世。加拉的去世给达利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几乎让他一蹶不振，他从此拒见故友，不思进食，在负疚苦思中度过了余生，终于在 1989 年抛弃了现实世界，追随加拉而去。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生活和艺术上多变的人，在爱情和婚姻上却表现得如此专一。达利在家庭生活中十足地依赖着加拉，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软弱和拘谨，但在艺术上他却一直表现着那种玩世不恭的疯狂，同时还不断地利用艺术来渲染自己对加拉的疯狂崇拜和忠贞——在很多人看来，达利把加拉这样一个“妖女”奉为缪斯女神，这两者的矛盾关系，实在让人没法理解。达利曾摆弄着他那上翘的精致的小胡子宣称：“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在我看来，达利内心确实有着一种坚硬执着的东西，就如同他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一样，这让他不同于一个真正的疯子，让他那疯狂的想象力飞得再高，行为再离经叛道，都始终保持在艺术的良知之内。正由于这样的东西存在，他的艺术才会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身上的缺陷，他那种种疯狂的想法和行为才会变得魅力十足。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拉·萨尔瓦多·达利”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达利的艺术人生中，矛盾的两面综合在了一起。现在，在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请允许我先为这个名字重唱大学时代唱过的赞歌：

你的爱情在狮子的形影中，
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之后，
盛开的水仙。
你所有的孩子在同样一个伤痕里，
以先天不同的线条和色彩急速痊愈。
你的欢乐出现在远处浓黑的前世，
在那里，
少女之子还未轮及受难，
你的一半就和另一半的祖先
怒目而视，
然后拥抱着相敬度过余生。

你一想起挽歌高唱就兴奋不已，
每当合众为一时你总挥泪不忍离别。
有一日死亡将你分尸而葬，
名字竖起两座石碑，
世人这才知道：
诗人妻子不辞而别的那夜微雨，

她的画家情人在湿透的欲望中
翘首等待，
一站就是百年。

——《赞歌不知为谁——致“加拉·萨尔瓦多·达利”》

第 一 章

1904 — 1917

加泰罗尼亚
的童年岁月